

在《安康日报》地域文化研究的版面上,读者经常能看到“兴安·厚之”合写的精彩文章。他们二人,就是安康文化界上过大学却取得丰硕成果的文化学者张会鉴、李厚志。
他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康人,眷恋安康,热爱安康,是“乡愁”的守望者。每次相聚,伴随一杯清茶,谈不完的是安康乡愁,常常为安康文化积淀深厚、源远流长而感叹,每有所感,即付之笔墨,藉以记录和传播日渐消逝的安康传统文化。



主持人:张思成

华章有韵 文心无尘

记安康文化研究的『黄金搭档』张会鉴、李厚志

姚维荣

1 以安报架桥 因文化结缘

张会鉴,1947年春出生于安康城东张滩镇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之家,从小就受到了较好的文化熏陶。1963年夏从张滩中学考入安康中学。由于品学兼优,先后担任校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等职务,并参加了陕西省“学代会”。无论学习成绩还是现时表现,他毕业后毫无疑问都会进入一流乃至顶尖大学,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高三快毕业前,正当他和同学们为高考而奋力拼搏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的正常秩序被打乱,停课闹革命,教师挨批,领导挨斗。张会鉴对这些迷茫不解,表现迟钝,作为学校培养的重点对象,被视为“保皇派”;加上有人说他父亲解放前有历史问题,于是由过去的学生头一下成了灰溜溜的人,所幸还没有在后来的战斗中受伤。1968年冬,自然和所有同学的命运一样,回到张滩农村当了农民。

由于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自小就参加劳动,所以张会鉴对这样的境遇倒也很快就适应了。所以,他很坦然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与此同时,并没有放弃读书学习,给社员读报纸,给大队办墙报,而且把自己看到的好人好事写成通讯,投给县广播站和安康日报社。

1969年,他到阳安铁路工地当了三线民工,在民兵连任通讯报道员,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写通讯报道,有的被县广播站和《安康日报》采用。这样,他的才干逐渐被这些新闻单位了解,为随后改变命运打下了基础。1970年,他被招到安康日报社,先是做见习记者、编辑,由于工作出色,一年后转为正式编辑。

在安康日报社的十余年间,他工作努力,是有名的“下乡记者”和“高产作者”,采写了大量新闻通讯,又是一名积极的参与者。他采访到哪里,就关心哪里的工作,关心群众的疾苦和基层干部的要求,对当地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他都积极向上反映,多方面沟通尽力排忧解难。三十年来几乎走遍了安康的山山水水,足迹遍布基层乡镇,用汗水写下了数千篇作品。除完成本职的新闻采访、编辑任务外,他自己也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199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吃春记》。

李厚志比张会鉴年长5岁,早年的遭遇比张会鉴悲惨得多。出身于汉滨区五里镇农村的他,少年丧父,几成孤儿。勉强在恒口中学校完初中,便无力继续深造,16岁时遇到一个机会被地质队招去当工人。没想到这份十分辛苦的工作,却给好学多思的他带来了另一个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在四处奔波勘察地质,寻找矿产的过程中,时不时“撙草打兔子”,一些普通人不注意的碑版与地下文物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整理成一些短文发到《安康日报》,引起了时任《安康日报·金州》副刊编辑张会鉴的注意,将他聘为专栏作者。他这方面的专长引起地区有关领导的重视,1982年12月将他调到地区文管会,英雄总算有了用武之地。

随后,李厚志被抽调到安康水电站库区考古队,而张会鉴则由安康日报社调到陕西省广播电视台安康记者站。他鼓励李厚志不要放下笔,要抓住机会,写些考古发现,彰显安康悠久的历史。于是,李厚志在考古工地写了散文《巴山寻舞》等反映安康历史文化文章,陆续在《安康日报》等媒体发表。共同的爱好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

2 南山采薇 汉上拾韵

地域文化研究,是张会鉴中年以后投注精力最多的一个领域。他与志同道合的李厚志合作,成为一对“黄金搭档”,结出了累累硕果。

1995年,张会鉴在搜集、占有很多资料的基础上,产生了编写《安康文化概览》的想法,希望立足安康地域文化,以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高度为坐标,用大文化的视角,通过客观的史实描述,梳理、总结安康历史文化内涵。李厚志听说后当即表示支持,愿将历年搜集的地方文化资料贡献出来。此计划得到时任地委书记谈俊琪、宣传部长何俊明、文教局长李胜金等领导的支持。有了坚强后盾,张会鉴心里更踏实了。很快约请丁文、李厚志、杨克、姚维荣、徐生力等文友,分配了任务。经过大家认真研究、撰述,第二年完成了初稿。反复认真讨论修改后,1997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安康文化概览》作为安康第一部全面论述地域文化的专著,得到了专家学者与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好评。

这部大著的完成,一方面积累了资料,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张会鉴与李厚志地域文化研究的信心。此后,只要有空闲,二人就在一起谈论安康古往今来、风物传说。于是就有了写些史话性质千字文的想法,亦如张会鉴当年主持《金州》副刊一样,投给安康日报发表。他们的设想引起安康日报的重视,《城乡经济特刊》《科教周刊》相继为其开辟《安康经济钩沉》《安康教育钩沉》专栏,从2003年10月开始,每周各发表一篇。同年又应邀应安康酒厂之邀,抽暇写作《安康与安康文化》一书。他们在浩如烟海的地方文史资料中不断挖掘、不懈探求,相继合作完成了《安康碑版钩沉》《安康历代散文选注》《安康历代小说笔记选注》《安康历代诗词点校》,并获得当年安康地区五个一工程奖。

此后,张会鉴与李厚志以“兴安·厚之”的笔名联袂在安康日报发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的短文,几年间竟积累到一百余篇,读者时有好评,索要者不绝。加上他们在国内其它报刊发表的有关汉水文化研究的论文,竟有八九十万言。不少朋友建议,应将这些文章集结出版,以存史资治,启迪后人。于是在时任市政府领导重视支持下,他们于2006年将这些文章搜集整理,编辑成书,名曰《兴安谭丛》,分《南山采薇》《汉上拾韵》《安康经济钩沉》《安康金石佚文点校》四卷出版。问世后一片赞誉,有读者说:“厚重的地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可以了解历史、领略文化,教海人生,净化心灵。”这一年,张会鉴正好步入六十花甲,这四卷书也就成了他最好的生日礼物。

3 藏之名山 传之无穷

2007年5月,张会鉴正式退休,但他身退而心未退。反而因为摆脱了身在单位时的一些会议应酬,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情。他奔波于安康、西安两地,一直和李厚志等文友一道进行着安康地域文化的挖掘工作。他们二人结伴上华山,登天柱,瞻礼佛寺,问道龙兴寺,寻迹万春寺,将安康有名寺院几乎游遍。回来之后,即查阅地志,参考佛道经典,查找有关安康宗教历史和人物,大量资料的搜集,让他们得窥安康宗教发展的脉络,认为安康宗教文化是安康文化中的瑰宝,研究安康文化不可不关注安康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道教文化。于是萌生了撰写安康宗教文化书籍的想法。

他们这一想法得到了安康佛教居士李建国先生和时任市方志办主任张永强的大力支持,心里有了底气,遂用半年时间,撰写成《安康宗教文化》初稿。在广泛征求意见和修改后,2007年2月将《安康宗教文化》分为《安康佛教文化》《安康道教文化》正

式出版。《安康宗教文化》的问世,填补了安康宗教文化研究的空白,不少评论者认为,这两本书质而不僵,既体现出学术性,又有趣味性,受到读者的喜爱,开拓了新的欣赏和认识空间,同时也具济世功能,对安康的旅游产业会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

2008年,市方志办建议他们以“史话”形式,写一部关于安康旧时手工业情况的著作,用文化视角,去透视这些历史碎片。张会鉴认为,经济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实为民之命,国之本。安康经济活动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六七千年生活在汉水之滨辛勤劳作,繁衍生息,推动社会前进,应该有一部经济史,记述安康数千年经济开发的艰辛历程,记述安康先辈在经济开发中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所付出的非凡努力,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让人在感戴先辈的思绪中受到启迪,在继承先辈优良传统中去开创未来!他提出在《安康经济钩沉》基础上扩大而补充之,以“百业史话”形式表现,结构上不必像经济史那样体系完整,但内容设置要尽可能全面。他们二人广辑博采,慎重选题,重复者去之,缺失者补之,很快完成了《安康百业史话》初稿,经有关方面审阅后,由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2009年1月8日,由于二人在安康地域文化研究领域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在安康市文艺创作精品评选中,荣获特别贡献奖。

获奖后,他们没有丝毫满足喜悦之情,又有了新的研究目标。觉得虽然写了不少地域文化著作,但最缺的是没有一部完整的地方历史人物专著。他们说:“在安康这片热土上,历史上曾演出了无数威武雄壮的活剧,也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安康历史就是这些人付出巨大代价创造出来的。人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己。以历史为镜,我们可以正确地审视过去,并展望未来。”

出于这样的想法,二人开始合作编撰《安康名人录》。一起拟定“体例”,提出时间上限为周代,下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凡有正史可考的安康本土或游宦安康而有治绩的历代名人,根据文献进行实录。草稿出来后,二人一起到安康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和市方志办征求意见,同时还邀请安康文史专家和学者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市方志办也反复要求他们在保存历史真实的情况下,尽量甄别史实,去伪存真,去粗存精,避免冗长的叙述,做到丰富、简洁。

《安康历代名人录》在修改二稿时,张会鉴身体已经不支,便吸收安康学院中文系教师郑继猛参与对史料的校刊及人物编排。张会鉴到西安看病,李厚志与郑继猛融合各家意见,重新对人物事迹进行修订纂辑。半个月后,张会鉴从西安返回安康,他说放心不下,总想着书稿的事,要等二稿出来后再回西安。就这样一直等修改完成,他亲自撰写了《后记》,并委托市方志办帮助出版,这才松了一口气。2010年《安康历代名人录》出版,洋洋40万字,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有正史可考的安康历史名人,根据文献进行实录,成书出版,遂了张会鉴的一大心愿。

张会鉴靠个人的才干与努力,虽然逐渐走出了文革动乱给他们这代人造成的影响,却最终无法超越疾病的困扰与折磨。从五十出头起,高血压就盯上了他,一度中风右手偏瘫。靠医生的悉心治疗和自己的顽强锻炼,才逐渐恢复健康。后来虽然几度被伤病所困,还是一次次化险为夷。谁想到临近七十岁时,终于被疾病恶魔击倒,2016年驾鹤西去,走完了他坎坷曲折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旅途。他一生孜孜不倦地为新闻事业、文学事业、安康地域文化研究不倦努力耕耘的精神境界,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留下的那些累累硕果也成为安康宝贵的文化财富,将会藏之名山、传之无穷。

90后紫阳民歌新秀黄杰:从打工仔到十佳歌手

永远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

“快年底时,我的班主任给我打电话,他说县上要举办民歌大赛,不行你回来试一下,我当时想了,反正回来玩也是玩,就抱着试一下的心态报名参加了,当时结果还不错,拿了青少年的三等奖。”黄杰说。

获奖出乎黄杰意料之外,然而这并没有进一步激发他对民歌的兴趣。“一开始确实不太喜欢那种调式,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民歌修饰音特别多,上下起伏特别厉害。”

黄杰的演唱引起了紫阳民歌手夏清华老师的注意,他送黄杰去专业学校学习民歌,一字一句亲自指导,这让黄杰非常感动。2013年,在夏清华老师的推荐下,黄杰成为紫阳县民歌文化传播文化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工,开始了自己的民歌之路。

要唱出紫阳味道的民歌来,并非易事。个别字词的方言、拐弯,对生长在紫阳的黄杰而言,只要用心琢磨,就会不断提升,但民歌里的

连音,尤其是《送饭调》的六连音着实让他犯了难。“紧冷冷冷冷冷冷不咚,哩哩哩哩哩哩咕咕嘛,白菜下锅就是那种咣咣咣咣声音,油炸豆腐哩哩哩哩哩哩咕咕……”黄杰说,“如果你唱不好,舌头快掉了,它就会多一个音,就那五六个字,练了几十遍,甚至上百遍都有。”

练,是黄杰后来总结出的经验,他说熟能生巧。如今,每天6点起床晨练已经融入了黄杰的生活,他也从不喜欢民歌,到深爱着它。谈及对紫阳民歌发展,黄杰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养育了一方人才,传承和发展紫阳民歌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近十年来,黄杰坚持致力于紫阳民歌文化传承与弘扬,先后在西安音乐学院和“三区人才”民歌歌手进修班学习,参加文化惠民“百县千乡送文化下乡”演出活动150余场次,先后获得“陕南民歌大赛十佳歌手”“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金奖”“陕南民歌大赛一等奖”“陕西省首届民歌大赛十佳歌手”等荣誉。



通讯员 唐波

“姐在那个屋里嘛,紧冷冷冷冷不咚,哩哩哩哩哩哩咕咕嘛,阳花儿诶,送饭来哟喂……”清晨的紫阳文笔山在晨雾、露珠的浸润下,格外清透,山头的亭子里,黄杰清了清嗓子,面朝大山,开唱了。

这首曲子叫《送饭调》,是一首紫阳民歌,凭此曲90后紫阳民歌新秀黄杰获得2016年在宁

夏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金奖;2018年,在陕西省首届民歌大赛上,黄杰又从35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喜获陕西省首届民歌大赛十佳歌手。

然而,光鲜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2009年,15岁的黄杰放弃学业,外出江苏打工,他给自己的规划是赚钱、修房、娶媳妇。可生活



二黄人物

申小荣作

作家要靠作品说话

刘应珊

时下许多人浮躁、虚荣,自我标榜意识很强,在一个小小县城,经常可以听到人们相互介绍,这个是著名作家、那个是著名诗人、某某是著名小说家……

听说别人获省部级奖了,有个“省级作家”说:“那次征文没参加,不然那个奖是我的。”又说:“那一次征文他参赛了,只是获奖的那个人同组委会某某人关系好,我没获奖。”还说:“那次征文参加是参加了,没获奖,胡写一篇文章,所以没有获奖。”总之,获奖对他来说是“脸盆捉鱼——十拿九稳”。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每次市级以上奖项总是与他擦肩而过,他的心里也像打翻了五味瓶,十分难受。

安康有位作家说:“作家要靠作品说话。”我十分赞赏,为人要谦虚、低调,不能因为发了几篇小散文、几章小说、几行小诗歌,就认为是作家了,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处处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对谁也看不起。

陆天明先生说:“我思索许久,我决定行动,宁让一些评论家认为我的写作‘不纯’,也要试着创作出十分贴近现实、直面人生和时代同步步伐的作品。把阅读者引入深邃曲折的事件过程中,让读者领略时代新人典型的内涵。于是,写出《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和《高纬度战栗》……”“当下沸腾的现实生活是一部亿万民众努力发展中国、改变自己的史诗。五千年古老舞台正在上演一个伟大国家、民族的崭新壮举。面对这样一个千年不遇的历史变迁,如果作为作家的我蒙昧没看见,故意背过身去,我不知道自己将怎么面对必定到来的新的五千年。”

不论怎样,时间会说话,读者会说话,历史会说话,总之是拿作品说话,拿实力说话,有好的作品,才会名至实归。有人说一个作家的智力由“记忆力,理解力,想像力”组成,创作的状态就是一种回忆的状态,沉淀过了,选择过了,就拉开了距离,有了距离之美和分寸之美。

过去,在我们陕西,由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钨、李若冰等人构成的创作主力军,引领着陕西的文学创作蓬勃发,在全国的文学创作中位于前列。如今,陕西文学又出现了一个辉煌时期,涌现出了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非常难得的优秀作家,其创作出的作品也影响着几代人。现在,有的作家走了,但他们作品活着,他们的思想活着,灵魂也活着。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用作品说话!

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莫言先生说,伟大的民族,一定有伟大的文学。中国当代作家都有一种对大时代、大题材的偏好。大时代必有大人,大时代得有大胸怀。即便大时代的小人物,他的胸怀,也超过几庸时代大人物的胸怀。所以,作家都希望把笔触延伸到那个时代里去,做到知行合一,行有知,在改革的浪潮里抵御一切艰难险阻,再现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

作为一名工程师,我信奉物理学家于敏所说的:“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的力量融进祖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我更信仰作家刘庆邦所说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响器,都渴望发出自己最‘惊心动魄’的声音,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响器。”

坦率地说,没有一个作家不想获奖。但评奖的问题很复杂……并不是他跳过两米,你跳过两米一就得了奖。只需用心写好你的作品就是,获奖不获奖是其次!

作家要承担起历史使命,就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将作品灌入精髓,做到精湛,让作品多些磅礴,多一些气吞山河。方向明确,步伐必然轻盈、坚定。作家还是靠作品说话好!